

# 浅析达利和米罗作品的想象构成

张媛邨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平面及空间构成的研究中,三大构成设计做为历史长河中阶段性比较成熟的系统理论体系,对存在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解重组来研究事物形态及语言上的再创作,这就给人们视觉带来一个自由且新颖的体验。创造离不开想象,想象可以给我们带来崭新启示,这不是纯粹依靠逻辑经验而能得到的。有个经验是,通过比较往往会让人在理解上更加直观,在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过程中,共性与个性并存,甚至个人艺术特色的呈现对于人类贡献更为影响深远。达利和米罗同出自西班牙,又同出生于20世纪,本文试图通过这两位艺术作品中想象构成的分析,对拓展设计思维提供建立在比较角度上的补充性思考。

**[关键词]**想象;构成;达利与米罗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5.375

艺术家中有标志性小胡子的萨尔瓦多·达利,小野洋子愿付昂贵的费用换其一根,而真让他风声鹤唳的是,他画作中的立体主义成功引起西班牙艺术界的注意,且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除立体主义之外的印象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当时流行的各类艺术流派,但其作品中荒诞不经的意识却是由逼真具体的事物表达出来的!这可能是他作品直观上的最大特征。同为超现实主义的胡安·米罗,这位西班牙巨匠,陶艺、版画、雕塑等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风景情有独钟,与达利区别的是,作品中传统绘画中的实物被舍去,取而代之用来表达的是另外一种自由甚至是抒情的方式,他的艺术其实代表了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与达利有相类似的梦境与记忆的主题,却以看似古怪又扭曲的几何结构形体来呈现,使画面具有诙谐而幽默的特征。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影响在这两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作品中均有呈现。

非凡的才能和奇妙的想象力在达利作品中随处可见,潜意识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想象之门。在我们熟知的三大构成学概念之上,想象构成以发散性思维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递增型课题,达利作品中,想象的构成形式被幽默描绘,产生神奇的视觉魔力,即便是对他一无所知的路人,很多也对他的软塌塌的时钟有或多或少的印象,大众所以可以得到的这款摆拍最佳伙伴,背面垂直,只要想象的脑洞够大,除了平面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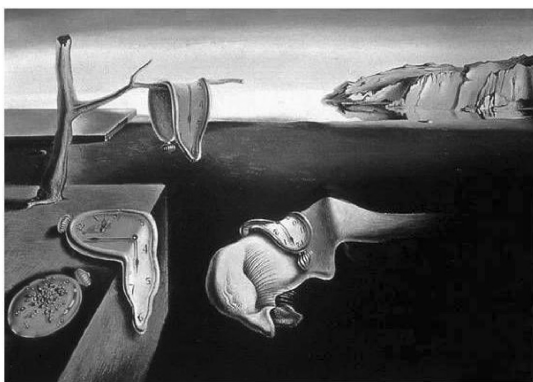


图1《永恒的记忆》

任何有边沿的地方,窗台上、桌角,似乎怎么挂都合情理。这看似恶搞的非常规形象,拷贝自萨尔瓦多·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画作《永恒的记忆》(图1)。这幅画作中,貌似液体一样无骨的时钟,在寂静清冷的海滩上不经意的放置,连绵起伏却显无助的山峦,梦境一样的世界让人怅然若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在达利作品中被有意识地去表现,作品中的事物形象,不管是夸张、变形,还是运用了省略与象征手法,总是进行具体细节的细腻生动的描绘。在他的画作中,绝

对写实的强调这些外表不同的事物固有的特征,给予画面的主角们精准的刻画,让它们在空间中建立和而不同的构成关系,在看似不属于它们的环境中建立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联系。这是艺术家超越现实的探索,能带给观者比他所能看到的现实更加现实的集体感受。至于后来,对《永恒的记忆》的再创作中改变了原作的景观,题为《记忆的永恒的解体》(图2),创作于1954年,描绘了水面上下,画面的几何方块悬浮的没有任何约束,如原子弹般渐行渐远,仿若一个想象中的量子世界,艺术家的创作呈现与其知识构架有关,同时也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与经历密不可分,1945年8月那场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对作者的影响在其作品里若隐若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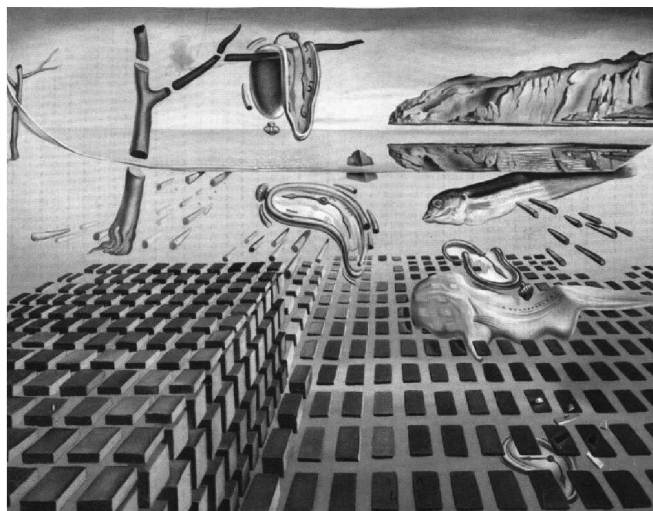


图2《记忆的永恒的解体》

材料或某种事物在人们的经验里是会有特定物化意义的,它会带给人指代性的暗示。背离人类经验逻辑的形象在达利作品中频频出现,如流淌的金属,蚊子腿的大象,《原子丽达》(图3)中看似有所依靠却悬浮在空中的斯巴达王后丽达,这些让人们在表象上感觉到的疯狂背后,正是创新思维起着决定性导向。将不同区域的事物放进一个区域,让他们进行碰撞交流,产生的新的视觉效果,看似荒诞脱离现实,却往往比真实现象更接近真实,它让我们去想的更多,把我们思考问题的路径带得更远。这是一位真正带领我们在想象的世界走向创新的思想者。他对艺术所做的贡献是严肃且认真的。

图形和背景在设计学上会呈现互补的关系,如今我们在链接中常见的,让观者辨认图中第一眼看到的事物来揣测内心的游戏,正是基于类似视觉效果之上。这种鲁宾杯子现象主要取决于观者关注的角度是在正形上还是在负形上。达利的作品中就经常会出现这种双重意向,比如《面部幻影和水果盘》《无

尽之谜》《希特勒之谜》以及《比基尼岛的三尊狮身人面像》等都是这类建立在想象上的构成形式典型。在20世纪50年代，他和摄影师哈尔斯曼合作的，历经了几十次尝试，安排七位模特排列成骷髅的摄影作品是这方面的精典案例。好的作品总是能激起灵感的，此后的各种对这件作品的借鉴或再创造，足以说明它的影响力。

本文的另一位主角胡安·米罗，与达利不同的是他的作品经常呈现出一种令人轻松愉悦的氛围，好似一个天真的孩童认真并天马行空地创作。米罗在优美闲静的巴塞罗那的学习经历，加上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熏陶，让艺术风格走向自由而抒情的路线。凡高、毕加索、马蒂斯及卢梭等早年接触的前卫艺术家让他尝试了不同流派的表达，对天文感兴趣的父亲也多少影响了他的画面。

与达利作品呈现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具体的形象，从早些年《自画像》系列就能看出米罗已从具体的形中抽离出纯粹简约。但如果认为漫不经心一蹴而就是米罗的创作途径那就错判了，深思熟虑的想象与小心翼翼的组织自发地构成他作品画面的活跃流畅，有儿童的天真却不稚嫩；有儿童的活泼却很缜密；他经历过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大战的颠沛流离，内心的伤痛与复杂以色彩、线条交织着，构成画面净化了的自由与辉煌。到了《星座》系列，他特有的符号语言更加明确，感官的富饶带出他常用的符号，画中的元素决定了他的构图，日月星辰以及女人和鸟在作品中常常出现，“米”字符号在画面频频出现，点、线、面相互交织着，似海洋生物浪漫自由，又似宇宙中的星辰流星爆炸四溅，更似信笔涂来的象形文字充满了对世界的探索，故有人说他呈现出一种类象形文字表意的书写画面，还有人称他为“星星王子”。或许这些星状物还有处于二战常年黑暗的历史背景中对光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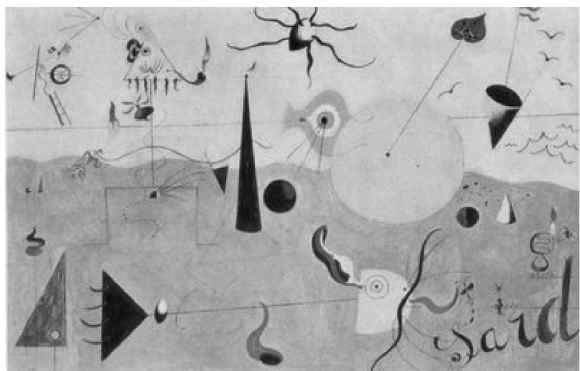


图3 《加泰罗尼亚景观》

憧憬吧！1924年创作的《加泰罗尼亚景观》（图4），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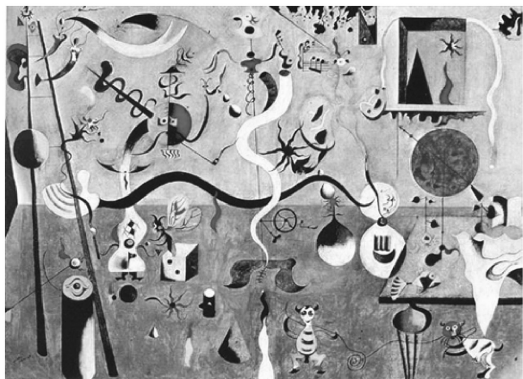


图4 《小丑狂欢节》

深浅不同的背景上突然出现的几何色块，或直或曲的线条，象星辰的流动，亦像不同物种的肆意蔓延。再看第二年的《小丑狂欢节》（图5），散点方式自由布置在空间的点线面，出现在深浅不同的背景上，这种画底处理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很受青睐，他的幽默是幻想构成的，神秘莫测的生物幻想散置人间。这些画作中也有原始岩画和洞窟壁画的风格，而画面中极精准讲究的线条与色彩的处理，又和立体主义作派异曲同工。

再后来《荷兰的室内》系列是典型的由真实进行的变形性幻想，艺术家总是能不断从他的生活经历中找到艺术的起点，米罗总是会在成功展览获得社会赞誉时产生敏感的警惕，在1928年个人独立展览的第三场结束后，他感到一时的成功会带给他安于享受成功快感的危险。艺术家朋友让·阿尔普在布鲁塞尔的展览带给他一次荷兰之行，此行让他着迷于17世纪两位画家亨德里克·马腾松·索赫和扬·斯坦的画风，这就成就了《荷兰的室内》系列作品，每幅画面在其用来参考的原型基础上都脱离了原作框架。具备了米罗式的画面构成关系，《荷兰室内1》和《荷兰室内2》中，原作中的画面不但变形，而且还借鉴自己附近农场风景，出现很多新鲜角色。到《荷兰室内3》时，变形的得心应手让创作中与原参考作品元素的关系显得更加难以琢磨。这是米罗一段与荷兰大师爱恨交织后的各分东西经历，此后的创作起点又很快转型。

艺术世界充满了比较，类比与异比，不同时代与同时代的比较，同时代不同空间的比较……从微观到宏观，具象到抽象等等，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自由而奇妙的领域。达利作品的细节精致，浪漫，看似不受理性控制，但作画过程及效果写得逼真，识别性超强，他的超现实主义更偏向古典风格有自然主义的魅力。提及浪漫，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还有卢梭、基里柯、夏加尔等都在他的创作中充当过创意源泉。他严谨的造型和米罗产生了极大的反差。米罗想象的世界非常生动，这是他的卓越之处，他作品中的有机物，甚至无生命的事物，都有着热情洋溢的活力，观者仿佛如梦境般，均能在他的作品中想象定义，认为这就是自己所需，或爱或期待。其画风被称为有机或绝对的超现实主义，对杜布菲、波洛克等艺术家都产生过不可回避的影响。他的成功并不在于事物本身的具体，而是幽默的幻想非常之生动。常有人困惑如儿童般的画风如何成就了大师的尊位，说它是梦总能激起观众内心的情怀，说它是虚幻总能感觉到具体的热情与活力。点法在笔触上的讲究，形体在概括抽离上的简略，看似无状却是奇思妙想和幽默诙谐的安排，这一切都是观众不可抗拒的因素。

他们同为超现实艺术阵营，用自己独有特征的符号创作，用不同艺术特色上向人们展示了基于潜意识上超越现实的想象创作带来的影响，想象是激发创造找寻突破口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通过达利与米罗在思维逻辑上的类比，以及视觉领域中不同呈现效果的对比，并在基于包豪斯时期约定俗成的构成规律基础上，拓展思维角度，启发构成上的大胆想象，提供对当下艺术创造思维方法上的思考，结合自身本源文化，找寻现下艺术发展的途径并创造文化价值。

### 参考文献

- [1]《现代艺术150年》作者：（英）威尔·贡培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 [2]《艺术的故事》作者：（英）贡布里希 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 [3]《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乔纳·莱勒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1版